拔陂菩薩經

僧祐錄云安公古典是般舟三昧經初異譯

伐

聞如是佛在羅悅祇竹園多鳥樹下與衆弟子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羅漢所著盡无餘結所作滿所求具皆已下重擔悉至所願已斷於故胎從政化度皆悉度八禪除一凡比丘尒時拔陂菩薩與五百菩薩俱皆白衣身受五戒皆從如来欲受正法拔陂菩薩便趣前到佛所為佛作礼却坐一面諸菩薩及諸比丘悉以頭面礼佛皆坐一面佛尒時便取神足定意使諸比丘在他郡國者皆来會是竹園悉為佛作礼尒時過十餘万衆比丘皆来會竹園佛復取神足定意使大德比丘尼等從三萬餘比丘尼皆来會竹園為佛作礼悉坐一面佛復取神足定意使羅檀迦篗菩薩從惟舍大國及迦休頭菩薩從占波大國及鄰達頭菩薩從波羅柰大國及須深無菩薩從迦惟羅衛大國及大大導衆菩薩及給孤獨迦羅越從舍衛大國

及尊達菩薩從拘遲大國及謁論調
菩薩從沙号大國各從二萬八千人
皆會竹園悉以頭面礼佛足悉坐一
面尒時阿闍世王與過十萬衆人俱
来到佛所皆以頭面礼佛悉坐一面
尒時第一四天王及忉利天王及梵
天王與無央數天衆悉来到佛所為
佛作礼悉坐一面及諸遍淨天無央
數衆悉来到佛所作礼皆住一面及
四阿須倫王從無央數阿須倫衆皆
来到佛所作礼竟悉住一面及難頭
和難龍王及沙迦羅龍王及摩桼師
龍王及阿耨達龍王及伊羅鉢龍王
共與無央數衆龍俱来到佛所作礼
竟悉住一面尒時是三千日月閒無
有空無人者皆大神妙天龍神及人
非人從下并梵天拔陂菩薩便起坐
整衣服右膝著地向佛叉手便言今
欲有所問願佛演說解我所難佛因言
拔陂恣意所問如来今我悉能解汝
所問知汝意生滅形象拔陂菩薩便
言云何得菩薩定意所聞如海多藏
所聞無有餘疑不忘生念亦不退亦

不懈惰於無上之道至德正覺為佛
轉生不落無法處常識所從来生来
當離本願見如来至便卧夢亦不離
正得形常端正可愛見者喜生於豪
貴家常持堅彊意自裏所學疾所知
不忘廣計慮意堅固懃著具了理奇
可多行慈常有黙覺所對多威神常
精進不中悔傳放義常入法常入止
常入觀常入禪常入定空不入相無
形地法不恐不懼常樂說法常樂受
法意所願生不復違其本願本德多
力本意多力本因緣彊五根彊所作
常彊呵止悪常彊所觀常彊於解所
願常彊難勝量辟如海辟如月自具
淨滿辟如日稍盡陰冥辟如火能現
色辟如虛空難可塗洿無所著意已
空辟如明珠恚達正法辟如石安住
不動辟如根難揺動辟如狢及溥軟
其意無所痏辟如蜚鳥意以伍伏辟
如乞兒不起樂在縣國樂山谷辟如
麋鹿亦猴猿不親愛俗人亦有學者
常導衆復牽衆無瞋恚在諸人不復
化恚諸魔隨次解度諸法無教導自

意解於覺法在禪堅不緣邪有大慈
力難可嬈所念常深不離正行無能
計其所得所念得聞法數依隨渡所
忌常太一切具佛所行思願衆来欲
採無數善念願取海清淨信增願淨
潔姤嫉瞋恚斷常願明往一切知至
光内歡喜行願以斷不信忌為黠所
洒滿無數天願行一切莊飾世斷綺
可便淨好行戒淨具為能斷弟子因
緣覺地心所求願堅不轉所作竟成
所求常無造於天人道善法行不饜
事悉於菩薩成滿具度不憂喜一切
於異學不傾邪一切敬樂諸佛悉見
法光耀無能化壞常悉會面於諸佛
辟如作幻人一切法非我辟如化人
未来於後法辟如夢人過去當来現
在事辟如有光一切世悉見身如雙
日亦不行亦無所止因緣法辟如景
於生死以往無胎已斷胎想過不取
法行遠棄已憂法器菩薩意已無數
一切於世一切無能轉不墮次近無
所著一切佛國界已度符節門一切
是解散善法自上如法器一切於諸

佛一切為如来所拜以佛神住衣毛
不動能力如師子獨吼常見敬一切
能飽滿世衆不亂誤一切為諸佛所
待知如時覺行化棄所疑無彼受法
一切三世無不照知一切黠慧說無
窮常行慈以得哀不畱事說經明不
慧棄住悉於諸人不雨隨身意同生
直心為世眼三界明悉三界無能輕
易者行非我世所有展轉止行不求
衆樂獨行信憶識信法不取不棄一
切知演教彼勸人往大學門已至無
恐怖善說如来正法一切卷句常行
求見者莫不喜悉衆所從大樂得喜
在如来足下斷蓮當樂善說一切佛
法樂行問不伅意者於行於衆止所
受恐怖斷趣力言行一切度轉常直
取所住不動一切羸彼助說法坐師
子座數數有悉諸佛所知一切在世
无所墮悉說行在入知常尊法悉依
諸佛行常願法不倦解待愚如来善
交無處所行在十方世常好行一切
為人棄罪成福黙為日增已得入法
門闢如天法身無形故常擧内人為

菩薩一切不斷諸佛諸行不住止欲
具菩薩棄已被人鎧雖多怨嫉欲勝
一切於佛數數願如来十種力地一
切想去已為知悉了工挍計知世聚
散一切行入生死棄無所住亦不亂
已度於法海為藏貴寶遍行於世二
切已遠世已習行大變化佛力足致
無比聚一意願見諸佛棄不用一切
世所生生異界如来有住在者正覺
無所著遥見佛及其國界聞其法見
其比丘僧亦不五逹亦不六逹菩薩
亦不從是世致彼聽視猶故住是世
耳遥見正覺亦聞明法亦悉受行辟
如令面受奉行令正等使吾無疑亦
使如是諸菩薩無懈怠常面見佛善
聽法至夢傾意不為邪佛便謂拔陂
菩薩言善哉善哉拔陂是為哀衆辟
求衆之安愍念三世見義見樂見安
於人天能以如是義問如来先亦自
有德於過去佛已施衆善福已待遇
衆佛坐法義座願法無所願援奉受
梵行少欲約可於無食喜具戒起諸
菩薩常勸成菩薩常願尊菩薩常願

菩薩意大願菩薩盛願菩薩得其所
求常慈有大依一切等心於人制意
度无極見佛常度理如来語求佛意
譬如和夷鐵無稱量恚人意所常善
知覺於面行是汝德拔陂吾已意具
知雖介者有現在佛定名為常住止
是定為定意堅不隨不失意下耳根
衆不他念唯如来為我解說是定意
為衆學作先使衆人得安願慈是世
為人天世及諸菩薩大願者皆當以
是見光自照佛便告菩薩拔陂言常
行一法常作莫憂奉行如上多益作
莫減如作車成便乘便可隨常所求
已具淨已諦念已具堅本力作一切
善法自致踰過便以有何等為一法
見在佛定意名為止定住者所謂因
緣佛意作念意不邪冥不亂已黙得
持精進不跌無形有待遇常興空厚
睡卧為劇怨且遠避衆會身常隱避
惡知識莫親隨善政友可法道直根
莫妄占近憂欲少食不願貪好法求
不願壽長隨本命慧身無所愛不顧
其親屬本所生國速棄去已親慈心

已得哀意已住喜意已行護心諸蓋
已棄諸禪已習色想已分別陰想不
取諸入不受諸大不肎意已不亂生
受不住不淨已得一切舍向一切脫
人一切於人如已身一切人皆非我
一切法無所取從戒无所願常習欲
定多聞欲樂戒陰不漏毀定陰不動
墮於法無所復疑與佛無諍於法無
所棄於僧不誹謗麁惡言以斷止待
遇於有道過者常遠離世音無樂不
用過世音常用愛樂畜生音遠棄辟
支堅法已習五度脫常當習十惡作
足已棄十善作足親習於九燒能自
解於八无勢患違捨八精進常已習
九想行已行八大人念為已得諸禪
莫取愛莫以闇自大理可綺下耳聽
常重法常欲法色想已別自想身無
所取想人已患捨離生不為可陰想
已分別所有已不住常求欲泥洹願
不用生死行於生死恐懼想於諸陰
想如怨於四大如蚖於諸入已想空
想三界無所住見泥洹而獨樂世作
不復用捨世隨佛令於人無諍一切

於世無所親一切諸佛常得面有是
身如夢見向脫常淨潔善作常為求
一切諸想分別計三堅定常著念一
切諸佛依怙著善本常思願一切諸
佛自在欲定不自願佛身相等一切
法不分別計世知義不與諍從受有
能次第隨如来住地利得忍辱已下
入法身空身為已知人身不生不滅
涅洹身常以觀黠慧眼已為淨一切
法非我願佛意不惰不踰一切於佛
直意於為業不為彼隨佛智遇善友
一其行不念知欲求到為無數識中
如見尊一切於諸菩薩無異意患反
魔所作一切世所有如幻一切諸佛
如光照見如来常行求菩薩意度无
極悉等等億誠信見諸佛一切等善
法拔陂是為現在佛面住定意亦用
是法定意為具来何等定意具將是
法来所謂現在現在佛面住定意為
何等拔陂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於戒常具足常獨處不與衆
便起意念言阿弥陁佛為在何方常
在說法如其所聞便生念在西方阿

弥陁佛如来正覺所治也去是佛國
當過百千億佛界名須摩提國衆菩
薩所聚聽尊說法巳不亂意常當念
是國地拔陂譬如人卧夢見聚銀若
金及衆寶親友知識極愛親屬常樂
欲見不饜便與共戲樂至意親密談
至寤尚識其所見如事為人說便為
墮淚念識其想拔陂亦如是菩薩白
衣者若學者聞阿弥陁佛所在國常
當念其方無毀漏於戒於戒陰莫用
亂意淨心念一日一夜至七日七夜
如是七日七夜畢念便可見阿弥陁
佛或在夢中如来阿弥陁佛如来當
面自見譬如上頭夢男子自想為住
在空不想夜亦不想晝其眼根不為
壁墻所遮不為陰冥所蔽拔陂菩薩
亦尒作意行如是如是於佛界中間
雖有須弥山有遮迦謗摩呵遮迦謗
山及餘黒山不能遮其眼視亦不能
遮其意菩薩亦未得天眼視見阿弥
陁佛亦不得天耳聽聞阿弥陁佛說
經亦未得神足得往到阿弥陁佛國
菩薩亦不從是下世往生彼但自故

住是世見阿弥陁佛如来亦聞其說
法如聞奉行菩薩便從是定意寤如
所聞法便為人廣說拔陂辟如人從
隨沙離聞有好女字須聞復有第二
男子聞有好女字阿凡和利復有第
三男子聞有好女名為蓮華色從聞
展轉著淫轉自作會是諸男子皆未
見好女但遥聞數數起意生念便有
婬起從卧便夢見便往到女處是故
羅閱祇城中男子如是起意如是便
見與共會合便亂習婬法曉竟便寤
故識如問如知拔陂為汝說如是從
是因緣如是法說從是不還受別於
無上覺道我復為其說當来於後久
遠當名為善寤如来無所著正覺其
人但得恣意見想如是正見如是善
薩拔陂亦如是住在是世間彼有阿
弥陁佛已聞數數念便見如来阿弥
陁佛見在佛面見住上定意見便難
問如来從何法會菩薩得生是世阿
弥陁佛便為諸菩薩說言常念佛意
善習不捨常行幻作便得生是佛國
何等常念佛念如来法不忘今是此

来無所著正覺身有三十二大人相
紫磨金色身如淨明月水精珠身譬
如衆寶所纓絡在衆弟子中獨說法
如是為其誠說何以無所壞故何所
不壞敗者地水火風神天梵王是皆
不亡色痛想行識如有念如来因緣
如空空便為已得是為念佛意菩薩
常寤已捨其定拔陂汝用是便到彼
所從到便說是事從有是如是法說
可使受別不復還墮於無上得正覺
拔陂亦汝及摩訶迦葉及因陁達菩薩
及須深天子亦及餘於是定意有得
者拔陂過去久遠有一男子於曠野
澤中便大飢復渴於澤中便得卧夢
得好飯食極意飽食所飢渴便飽適
寤自意身飽滿便自計是法譬如夢
食其如是觀便忍受別於佛法菩薩
亦如是居家或學聞佛所在方常至
意當念其方常願欲見佛莫取想於
胎亦莫想自有身常住空想有想當
想念佛從以空想便以住以能想念
佛淨如琉璃寶中尊如是念便見如
来拔陂譬如人從本生國到他方久

久遝念本所生國遊戲所見樂卧便
淨遝故國便遊戲生想如故所到處
於國中恣意戲嬉便為親近及知識
左右侍人說言我往如是如是我見如是
我所到到所作到如是拔陂菩薩亦
如是居家及學聞佛所在方常當念
其方願常欲見佛如是念菩薩會見
如来淨如琉璃寶中尊拔陂辟如觀
涔露比丘取半壞敗色著其前便見
色青黑亦見壞亦見空隨如烟但見
白骨在前是骨從何来誰持者是誰
所作是皆意所作耳拔陂菩薩亦如
是持佛不歸他住在是定意所向方
便願見佛其方有佛者即見如来身
何以故以倚著定故復已持佛故住
在是定以佛威神復已定力自復以
宿功德作三令悉見如来拔陂辟如
人年尚少樂自投拭淨器受麻油淨
器受清水新磨鏡若於水精器自觀
其身悉於是中見其形拔陂汝寧謂
是人形入油水鏡水精器不若已在
其中耶對言如来不我謂內不可得
及麻油水鏡水精悉見影住其前亦

不從光中来亦不從身中出佛言善
哉善哉拔陂實如是以淨色已分別
諸菩薩欲見佛易无難見即能問得
問能對所聞内喜其復内尒是諸佛
從何来我到何所是皆無從来如如
来無從去云其自身其復生意尒但
意行是三界耳我欲觀天意即見天
以意作佛亦以意見但是我意為佛
如来但意耳及我身意也以意見佛
意不能見意意不能知意意想為無
智不想意為泥洹是法無堅皆從自
可起自可悉空求自可亦無有拔陂
菩薩亦如是住在其定拔陂有四法
菩薩疾得是定何等為四一為無央
信二為精進無能遝三為黠不受彼
教四為親善友拔陂是為四法菩薩
用疾得是定復有四法菩薩疾得是
定常求見佛常願聞法計无所住求
佛意不忘菩薩用是四法疾得是定
復有四法何等為四不樂俗言不樂
有人識不欲世樂不到睡卧試但除
大小便及飯食時及經行不識會四
輩及餘衆常以法布施轉增不樂好

色及待過利是為四法菩薩疾得是
定復有四法疾得是定常作佛形像
次畫作其好常持是定意亦以意樂
是定住久長止亦書受奉行是定起
棄綺可意無綺可法便住無上獨尊
道常營護如来教令諦不忘是為四
法菩薩用疾得是定佛尒時知是義
便説偈言

當生信於尊令
行精進斷睡卧
常説法尊所言
莫樂著見待遇
紫磨色相百福
歡喜光一切照
過去佛及未来
亦見在人天尊
常待遇於德王
與飲食常淨心
鼓吹增及琴瑟
造喜悅無數喜
常造作無比形
金色身礼清淨
所念法常念作

莫畏法所空説
滿三月當坐行
偏教令演其功
無所著得是法
常作念佛在前
形極好如金珠
常當念叉手住
悉恭敬善法念
以花香散其形
求是定當何難
常作樂無量象
常願求無極定
好分別相具好
欲願定是何難
淨潔戒聞欲求

偕事聚壞散棄　於是定得不久
莫生嬈於有形　行慈心具依護
且當觀欲善苦　求是定得不久
生意喜於說法　相侍尊常礼尊
莫綺可棄貪慳　於法說莫疾弄
如是令善可待　所生滅如来說
無數佛恚所教　所求定莫為難

拔陂菩薩當於說法比丘恭敬常當
礼遇具作待如尊於是定便為進拔
陂菩薩有於說經比丘亂意有念嫉
恚恨無清淨心拔陂衆非義所載令
許菩薩得是定意至德尊滿道義終
無是拔陂辟如有眼男子淨夜無雲
霧於夜半時仰頭視上便見无數星
宿拔陂菩薩亦如是受護佛法者觀
於意在東方見無數佛無數百無數
千無數万無數億百千求見甚易眼
精所觀見拔陂辟如来正覺眼一切
知一切見菩薩亦如是於是見在佛
住正定意從幻聞具行從精進無偕
具行布施具行戒度具行忍辱具行
禪意具行黠度定具行得脱黠具行
度无上黠具行佛介時解是義說偈言

有眼觀上視空　於淨月中夜起
見無數億千里　雖曉明意在識
覺意尒菩薩得　見無數千佛國
從定寤意故識　亦於衆說國好
覺眼淨次覺視　無蔽鄣觀十方
勝可愛為覺眼　是定淨用見尊
尊無時想觀世　觀十方三世尊
斷毒淨無胎相　願聽善學上德
亦聽法快甚涼　可疾念空止要
我是法願與俱　安樂衆願為佛
如無量菩薩色　見佛國億万數
菩薩尒得定後　見無央諸尊衆
有意學遍慈仁　從我聞悉持行
是定尒菩薩得　無數百法不持
信著懃生想愛　悉遠棄世所可
倚不作世法施　從是得淨止地

拔陂菩薩得定意當起定意生精進
譬如船滿中諸寶已度大海粗及此
岸船近於岸邊沒於是閻浮提人當
大舉聲稱怨稱復悲哭我曹已貧衆
不見好寶拔陂於是定意可聞已遠
不復書不讀不諷不行亦不求義比
丘比丘尼及優婆塞優婆夷其國處

悲諸天世皆大出聲稱怨當復悲哭
我曹悉已空貧衆不見是法施世已
有是深妙定意親佛所教佛所稱譽
佛所尊說聞已不書取亦不諷受亦
不讀復不行亦不往樂聽綺滿害智
不欲具聞不取多智雖聞不欲亦不
樂取是定拔陂辟如愚人少黠若有
人来以栴檀授與之癡人生不淨想
黠人便為其說是栴檀極好香何為
於是生不淨想何不嗅之聞其好香
何不視之見其好色便自挾其鼻不
欲聞香故閉其眼故不欲視香色說
是定時亦如是無戒者不樂欲遠不
樂受已習無慧痛亡其智到禪便猗
著胎歸胎是輩聞是定意亦不信亦
不用亦不隨亦不生內喜復出聲言
於衆便作願善哉今學光明尚能尒
今世有高比丘辟如阿難是經辟如
欲聞巧乱耳是非佛所說拔陂辟如
虜中大去衆於屛處更說非諦是經
賈人到愚冥人邊出絕好摩尼珠以
視癡人是癡人問主是珠價直幾所
其主言如是珠於夜作光以寶滿其

明處則是珠於賈子曹便笑戲謿珠
主便度量摩尼珠復言貨主是珠薄
一斗寶則當是其價耳拔陂亦如是
於後有是菩薩定如有比丘能持信
堅多欲學直於奉行懃於疑欲求度
多聞有黠深念行慈得哀是定自在
處說如是定為可久住有癡者於前
過勝未嘗有行未嘗有福德自大多
嫉用利自取欲作世名少聞本无善
學是曹輩聞是定亦不持亦不信亦
不行亦不樂受復出聲言甚可怪是
曹比丘何一不懃是比丘何一不解
聞是曹世巧言雜辭強說言是佛所
道拔陂我已故為若重說今汝明解
及天人世拔陂若有人以是重三千
日月滿中七寶施與諸佛如來正覺
不聞是定者若有菩薩聞是定意已
聞復言是福獨多佛介時解是義便
說偈言

一切是重三千　悉施與滿中寶
願作佛如是行　常於世無雙二
其能有得此經　善定意佛所尊
聞便信受奉行　及福快獨極尊

佞調意常自是　叔意邪無定根
常求會惡知識　轉相教不信是
漏無戒惡法具　自可足堅住癡
轉相踃謂可脫　敢壞敗勝所教
是經非佛所說　法王亦無是言
敢出是惡聲說　惡作具不撿意
有當見大雄尊　三世將光無量
是義出為是輩　是皆為持法學
已聞是深妙經　聞便受內生喜
是曹輩可莫疑　不憂後不為佛
有戒具清淨行　有信志直無邪
已說法如海流　我所說為是賢

拔陂菩薩經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